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雷雨·日出·原野

曹禺著 /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下册)

· 十 · 元 · 书 · 系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十元书系

雷雨·日出·原野

曹禺

(下册)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沐定胜 编选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

主 编 舒 乙

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

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

王智钧 田媚华 刘慧英 严家炎

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

钱理群 徐金廷 舒 乙 樊 骏

目 录

原野(三幕剧)	1
《原野》附记	178
北京人(三幕剧)	179
曹禺小传	361
曹禺主要著译书目	363

原 野

(三幕剧)

人 物

仇 虎——一个逃犯。

白傻子——小名狗蛋，在原野里牧羊的白痴。

焦大星——焦阎王的儿子。

焦花氏——焦大星新娶的媳妇。

焦 母——大星的母亲，一个瞎子。

常 五——焦家的客人。

(第三幕登场人物另见该幕人物表)

时 间

秋天

序幕 原野铁道旁。

——立秋后一天傍晚。

第一幕 焦阎王家正屋。

——序幕十日后，下午六时。

第二幕 景同第一幕。

——同日，夜九时。

——同日，夜十一时。

第三幕 (时间紧接第二幕)

第一景 黑林子，岔路口。

——夜一时后。

第二景 黑林子，林内洼地。

——夜二时后。

第三景 黑林子，林内水塘边。

——夜三时后。

第四景 黑林子，林内小破庙旁。

——夜四时后。

第五景 景同序幕，原野铁道旁。

——破晓，六时后。

序 幕

秋天的傍晚。

大地是沉郁的，生命藏在里面。泥土散着香，禾根在土里暗暗滋长。巨树在黄昏里伸出乱发似的枝桠，秋蝉在上面有声无力地振动着翅翼。巨树有庞大的躯干，爬满年老而龟裂的木纹，矗立在莽莽苍苍的原野中，它象征着严肃、险恶、反抗与幽郁，仿佛是那被禁梏的普饶密休士，羁绊在石岩上。他背后有一片野塘，淤积油绿的雨水，偶尔塘畔簌落簌落地跳来几只青蛙，相率扑通跳进水去，冒了几个气泡；一会儿，寂静的暮色里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断续的蛙声，也很寂寞的样子。巨树前，横着垫高了的路基，铺着由辽远不知名的地方引来的两根铁轨。铁轨铸得象乌金，黑黑的两条，在暮霭里闪着亮，一声不响，直伸到天际。它们带来人们的痛苦、快乐和希望。有时巨龙似的列车，喧赫地叫嚣了一阵，喷着火星乱窜的黑烟，风掣电驰地飞驰过来。但立刻又被送走了，还带走了人们的笑和眼泪。陪伴着这对铁轨的有正旁的电线杆，一根接连一根，当野风吹来时，白磁箍上的黑线不断激出微弱的呜呜的声浪。铁轨基道斜成坡，前面有墓碑似的哩石，有守路人的破旧的“看守阁”，有一些野草，并且堆着些生锈的铁轨和枕木。

在天上，怪相的黑云密匝匝遮满了天，化成各色狰狞

可怖的形状，层层低压着地面。远处天际外逐渐裂成一张血湖似的破口，张着嘴，泼出幽暗的赭红，象噩梦，在乱峰怪石的黑云层堆点染成万千诡异艳怪的色彩。

地面依然昏暗暗，渐渐升起一层灰雾，是秋暮的原野，远远望见一所孤独的老屋，里面点上了红红的灯火。

大地是沉郁的。

[开幕时，仇虎一手叉腰，背倚巨树望着天际的颜色，喘着气，一哼也不哼。青蛙忽而在塘边叫起来。他拾起一块石头向野塘掷去，很清脆地落在水里，立时蛙也吓得不敢响。他安了心，蹲下去坐，然而树上的“知了”又舌噪地闹起，他仰起头，厌恶地望了望，立起身，正要又取一个石块朝上——遥远一声汽笛，他回转头，听见远处火车疾驰过去，愈行愈远，夹连几声隐微的汽笛。他扔下石块，嘘出一口气，把宽大无比的皮带紧了紧，一只脚在那满沾污泥的黑腿上擦弄，脚踝上的铁镣恫吓地响起来。他陡然又记起脚上的赘累。举起身旁一块大石在铁镣上用力捶击。巨石的重量不断地落在手上，捣了腿骨，血殷殷的，他蹙着黑眉，牙根咬紧，一次一次捶击，喘着，低低地咒着。前额上渗出汗珠，流血的手擦过去。他狂喊一声，把巨石掷进塘里，喉咙哽噎象塞住铅块，失望的黑脸仰朝天，两只粗大的手掌死命乱绞，想挣断足踝上的桎梏。

[远处仿佛有羊群奔踏过来，一个人“哦！哦！”地吆喝，赶它们回栏，羊们乱窜，哀伤地咩咩着，冲破四周的寂静。他怔住了，头朝转那声音的来向，惊愕地谛听。他蓦然跳起来，整个转过身来，面向观众，屏住气息瞩望。——这是一种奇异的感觉，人会惊怪造物者怎么会想出这样一

个丑陋的人形：头发象乱麻，硕大无比的怪脸，眉毛垂下来，眼烧着仇恨的火。右腿打成瘸跛，背凸起仿佛藏着一个包袱。筋肉暴突，腿是两根铁柱。身上一件密结纽袢的蓝布褂，被有刺的铁丝戳些个窟窿，破烂处露出毛茸茸的前胸。下面围着“腰里硬”，——一种既宽且大的黑皮带，——前面有一块瓦大的铜带扣，贼亮贼亮的。他眼里闪出凶狠，狡恶，机诈与嫉恨，是个刚从地狱里逃出来的人。

〔他提起脚跟眺望，人显明地向身边来。“哦！哦！”吆喝着，“咩！咩！”羊们拥挤着，人真走近了，他由轨道跳到野塘坡下藏起。

〔不知为什么传来一种不可解的声音，念得很兴高采烈的！“漆叉卡叉，漆叉卡叉，漆叉卡叉，漆叉卡叉，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吐兔图吐，……”一句比一句有气力，随着似乎顿足似乎又在疾跑的音响。

〔于是白傻子涨得脸通红，挎着一筐树枝，右手背着斧头，由轨道上跳跳蹦蹦地跑来。他约莫有二十岁，胖胖的圆脸，哈巴狗的扁鼻子，一对老鼠眼睛，眨个不停。头发长得很低，几乎和他那一字眉连接一片。笑起来眼眯成一道缝。一张大嘴整天呵呵地咧着；如若见着好吃好看的东西，下颚便不自主地垂下来，时尔还流出涎水。他是个白痴，无父无母，寄在一个远亲的篱下，为人看羊，斫柴，做些零碎的事情。

白傻子（兴奋地跑进来，自己就象一列疾行的火车）漆叉卡叉，漆叉卡叉，……（忽尔机车喷黑烟）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忽尔他翻转过来倒退，两只臂膊象一双翅膀，随着嘴里的“吐兔”，一扇一扇地——哦，火车在打倒

轮，他拚命地向后退，口里更热闹地发出各色声响，这次“火车头”开足了马力。然而，不小心，一根枕木拦住了脚，扑通一声，“火车头”忽然摔倒在轨道上，好痛！他咧着嘴似哭非哭地，树枝撒了一道，斧头溜到基道下，他手搁在眼上，大嘴里哇哇地嚎一两声，但是，摸摸屁股，四面望了一下，没人问，也没人疼，并没人看见。他回头望望自己背后，把痛处揉两次，立起来，仿佛是哄小孩子，吹一口仙气，轻轻把自己屁股打一下，“好了，不痛了，去吧！”他唏唏地似乎得到安慰。于是又——)漆叉卡叉，漆叉卡叉……(不，索性放下筐子，两只胳膊是飞轮，眉飞色舞，下了基道的土坡，在通行大车的土道上奔过来，绕过去，自由得如一条龙)漆叉卡叉，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吐兔图吐……(更兴奋了，他咋圆了嘴，学着机车的汽笛)呜——呜——呜。漆叉卡叉，吐兔图吐。呜——呜——呜——(冷不防，他翻了一个跟斗)呜——呜——呜——(看！又翻了一个)呜——呜——呜——，漆叉卡叉，吐兔图吐，——呜——呜——(只吹了一半，还遥遥传来一声低声而隐微的机车笛，他忽而怔住，出了神。他跑上基道，横扒在枕木上，一只耳紧贴着铁轨，闭上眼，仿佛谛听着仙乐，脸上堆满了天真的喜悦)呵呵呵！(不自主地傻笑起来)

[从基道后面立起来仇虎，他始而惊怪，继而不以为意地走到白傻子的身旁。

仇 虎 喂！(轻轻踢着白傻子的头)喂！你干什么？

白傻子 (谛听从铁轨传来远方列车疾行的声音，阖目揣摩，很幸福的样子，手拍着轮转的速律，低微地)漆叉卡叉，漆叉卡叉，……(望也没有望，只不满意地伸出臂膊晃一晃)你

……你不用管。

仇 虎 (踹踹他的屁股)喂,你听什么?

白傻子 (不耐烦)别闹!(用手摆了摆)别闹!你听,火车头!(指轨道)在里面!火车!漆叉卡叉,漆叉卡叉,漆叉卡叉,……(不由更满足起来,耳朵抬起来,仰着头,似乎在回味)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快乐地忘了一切,向远处望去,一个人喃喃地)嗯——火车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又把耳朵贴近铁轨)

仇 虎 起来!(白不听,又用脚踢他)起来!(白仍不听,厉声)滚起来!(一脚把傻子踹下土坡,自己几乎被铁镣绊个跟头)

白傻子 (在坡下,恍恍惚惚拾起斧头,一手抚摸踢痛了的屁股,不知所云地呆望着仇虎)你……你……你踢了我。

仇 虎 (狞笑,点点头)嗯,我踢你!(一只脚又抬到小腿上擦痒,铁镣沉重地响着)你要怎么样?

白傻子 (看不清楚那端人的怪物,退了一步)我……我不怎么样。

仇 虎 (狠恶地)你看得见我么?

白傻子 (疑惧地)看……看不清。

仇 虎 (走出巨树的暗荫,面向天际)你看!(指自己)你看清了么?

白傻子 (惊骇地注视着仇虎,死命地“啊”了一声)妈!(拖着斧头就跑)

仇 虎 (霹雳一般)站住!

[白傻子瘫在那里,口里流着涎水,眼更眨个不住。

仇 虎 (恶狠地)妈的,你跑什么?

白傻子 (解释地)我……我没有跑!

仇 虎 (指自己,愤恨地)你看我象个什么?

白傻子 (盯着他,怯弱地)象……嗯,……象——(抓抓头发)反正——(想想,摇摇头)反正不象人。

仇虎 (牙缝里喷出来)不象人?(迅雷似地)不象人?

白傻子 (吓住)不,你象,你象,象,象。

仇虎 (狞笑起来,忽然很柔和地)我难看不难看? 你看我丑不丑?

白傻子 (不知从哪里来了这么一点聪明,睁大眼睛)你……你不难看,不丑。(然而——)

仇虎 (暴躁地)谁说我不丑! 谁说我不丑!

白傻子 (莫明其妙)嗯,你丑! 你——丑得象鬼。

仇虎 那么,(向白傻子走去,脚下铛银作响)鬼在喊你,丑鬼在喊你。

白傻子 (颤抖地)你别来! 我……我自己过去。

仇虎 来吧!

白傻子 (疑惧地,拖着不愿动的脚步)你……你从哪儿来的。

仇虎 (指远方)天边!

白傻子 (指着轨道)天边? 从天边? 你也坐火车?(慢慢地)漆叉卡叉,吐兔图吐?(向后退,一面回头,模仿火车打倒轮)

仇虎 (明白狞笑)嗯,“漆叉卡叉,漆叉卡叉”!(也以手做势,开起火车,向白傻子走近)吐兔图吐,吐兔图吐。(进得快,退得慢,火车碰上火车,仇虎蓦地抓着白傻子的手腕,一把拉过来)你过来吧!

白傻子 (痛楚地喊了一声,用力想挣出自己,乱嚎)哦! 妈,我不跟你走,我不跟你!

仇虎 (斜眼盯着他)好,你会“漆叉卡叉”,你看,我跟你来个(照着白胸口一拳,白啊地叫了一声,仇虎慢悠悠地)吐——兔——图——吐!(凶恶地)把斧头拿给我!

白傻子 (怯弱地)这……这不是我的。(却不自主把斧头递过去)

仇虎 (抢过斧头)拿过来!

白傻子 (解释地)我……我……(翻着白眼)我没有说不给你。

仇虎 (一手拿着斧头,指着脚镣)看见了么?

白傻子 (伸首,大点头)嗯,看见。

仇虎 你知道这是什么?

白傻子 (看了看,抹去唇上的鼻涕,摇着头)不,不知道。

仇虎 (指着铁镣)这是镯子——金镯子!

白傻子 (随着念)镯子——金镯子!

仇虎 对了!(指着脚)你跟我把这副金镯敲下来。(又把斧头交还他)敲下来,我要把它赏给你戴!

白傻子 给我戴?这个?(摇头)我不,我不要!

仇虎 (又把斧头抢到手,举起来)你要不要?

白傻子 (眨眨眼)我……我……我要……我要!

[仇蹲在轨道上,白倚立土坡,仇正想坐下,伸出他的腿。

仇虎 (猜疑地)等等!你要告诉旁人这副金镯子是我的,我就拿这斧头劈死你。

白傻子 (不明白,但是——)嗯,嗯,好的,好的。(又收下他的斧头)

仇虎 (坐在轨道上,双手撑在背后的枕木上,支好半身的体重,伸开了腿,望着白)你敲吧!

白傻子 (向铁镣上重重打了一下,只一下,他停住了,想一想)可……可是这斧头也……也不是你的。

仇虎 (不耐烦)知道,知道!

白傻子 (有了理)那你不能拿这斧子劈死我。(跟着站起来)

仇虎 (跳起,抢过他的斧头,抢起来)妈,这傻王八蛋,你跟我弄不弄?

〔野地里羊群又在哀哀地呼唤。

白傻子 (惧怯地)我……我没有说不跟你弄。(又接过斧头,仇虎坐下来,白傻子蹲在旁边,开始一下两下向下敲)

〔野塘里的青蛙清脆地叫了几声。

白傻子 (忽然很怪异地看着仇虎)你怎么知道我……我的外号。

仇虎 怎么?

白傻子 这儿的人要我干活的时候,才叫我白傻子。做完了活,总叫我傻王八蛋。(很亲切地又似乎很得意地笑起来)唏!唏!唏!(在背上抓抓痒又敲下去)

仇虎 (想不到,真认不出是他)什么,你——你叫白傻子。

白傻子 嗯,(结结巴巴)他们都不爱理我,都叫我傻王八蛋,可有时也……也叫我狗……狗蛋。你看,这两个名字哪个好?(得不着回答,一个人叨叨地)嗯,两个都叫,倒……倒也不错,可我想还是狗……狗蛋好,我妈活着就老叫我狗蛋。她说,你看,这孩子长得狗……狗头狗脑的,就叫他狗……狗蛋吧,长……长得大。你看,我……我小名原来叫……叫……(很得意地拍了自己的屁股一下)叫狗蛋!唏!唏!唏(笑起来,又抹一下子鼻涕)

仇虎 (一直看着他)狗蛋,你叫狗蛋!

白傻子 嗯,狗蛋,你……你没猜着吧!(得意地又在背上抓抓)

仇虎 (忽然)你还认识我不认识我?

白傻子 (望了一会,摇头)不,不认识。(放下斧头)你……你认识我?

仇虎 (等了一刻,冷冷地)不,不认识。(忽然急躁地)快,快点敲,少说废话,使劲!

白傻子 天快黑了!我看不大清你的镯子。

仇虎 妈的,这傻王八蛋。你把斧头给我,你跟我滚。

白傻子 (站起)给你?(高举起斧头)不,不成。这斧头不是我的。
这斧头是焦……焦大妈的。

仇虎 你说什么?(也站起)

白傻子 (张口结舌)焦……焦大妈!她说,送……送晚了点,都要
宰……宰了我。(摸摸自己的颈脖,想起了焦大妈,有了
胆子,指着仇虎的脸)你……你要是把她的斧头抢……抢
走,她也宰……宰了你!(索性吓他一下,仿佛快刀从头
颈上斩过,他用手在自己的颈上一摸)喳——喳——喳!
就这样,你怕不怕?

仇虎 哦,是那个瞎老婆子?

白傻子 (更着重地)就……就是那个瞎老婆子,又狠又毒,厉害着
得呢!

仇虎 她还没有死?

白傻子 (奇怪)没有,你见过她?

仇虎 (沉吟)见过。(忽然抓着白傻子的胳膊)那焦老头子呢?

白傻子 (瞪瞪眼)焦老头子?

仇虎 就是她丈夫,那叫阎王,阎王的。

白傻子 (恍然)哦,你说阎王啊,焦阎王啊。(不在意地)阎王早进
……进了棺材了。

仇虎 (惊愕得说不出话来)什——么?(立起)

白傻子 他死了,埋了,入了土了。

仇虎 (狠恶地)什么?阎王进了棺材?

白傻子 (不在心)前两年死的。

仇虎 (阴郁地)死了!阎王也有一天进了棺材了。

白傻子 嗯,(不知从哪里听来的)光屁股来的光屁股走,早晚都得
入土。

仇虎 (失望地)那么,我是白来了,白来了。